

上カ工

五

秋

叶

下
之
琳

兆明吾弟 畢業紀念

三秋草

陳達贈

目次

工作底笑
小別
中南海
海愁
九月底孩子
叫賣
過節
苦雨
朋友和傘

— i —

365181

朋友和烟捲
西長安街
路過居
幾個人
登城
一塊破船片
牆頭草
白石上
大車

一九三二年八月至十月

工作底笑

朋友穿了新大褂
同我出去吃晚飯，
裁縫坐在舖門前
閒了向街上觀看，

他底目光（我懂得）
是從他自己手上
笑到朋友身上去——
「他笑什麼呢你想？」



朋友比我更頑皮：
「你新修好了皮鞋，
別笑我，那邊牆根
皮鞋匠還坐着在！」

我們便不再說話，
一路悵望着晚霞。

九月九日

小別

贈吳廷璆

在古老的異鄉，
年紀青青的，
把你送去
更古老的他方，
算來是秋天到了，
你是春天的南風，
也不妨到各處去蕩蕩。

送你——

送你一路看

衰草漸遠漸黃，

送你沿黃河遠上

白雲間幾千年的重關，

送你送夕陽：

可是送殘年，

要仍然跟我們在一起：

你不要忘記，

最好黃昏裏回來

輕輕地推開了房門，
走到爐邊
談盡了天的
兩三個朋友底身邊，
冷不防在哪个底肩上
一敲
敲散了我們底迷惘，
讓我們抬起倦眼
見到你冷風裏
帶回來酡顏
在含笑。

含笑地去吧，
從此我更喜歡
西南風。

八月二十四日

中南海

聽市聲遠了，像江湖
環抱在孤山底脚下，
隱隱的，隱隱的，
比不上
滿地的蟲聲像雨聲，
更是比不上
滿湖荷葉上的雨聲像風聲，
——啊，輕輕的，輕輕的，
蘆葉上湧來了秋風了！

我不學沉入回想的癡兒女
坐在長椅上

惋惜身旁空了的位置，

可是總覺得丟了什麼了，

——到底是丟了什麼呢，

丟了什麼呢？

我要問你鐘聲啊，

你彷彿微雲，沉一沉，

蕩過天邊去。

八月二十八日雨中即景作

海 愁

記得我告別大海，
她把我搖搖：

「去吧，一睡就遠了，
遊大陸也好。」

「不見我也不用怕，
如果你生病，
朋友也不在身邊，
告我，託白雲。」

○「記好，我總關心你，

一定向藍天

放出一小葉銀帆

航到你窗前。」

如今我真想老家，

我埋怨白雲；

他告我：「秋天到了，

大海也生病。」

九月十二日

九月底孩子

我是一隻倦飛的小鳥，
如今祇依戀你底懷抱，
搖我睡吧，你不要落淚，
想起白露便想起明朝。

九月十七日

叫賣

可憐門裏那小孩，
媽媽不准他出來，
讓我來再喊兩聲：
小玩意兒，
好玩意兒：
唉！又叫人哭一陣。

九月十七日

過節

叫我哪兒還得了這許多，
你來要賬，他也來要賬！
門上一陣響，又一陣響。
賬條嗎，別在桌子上笑我，
反正也經不起一把烈火。
管他！到後院去看月亮。

九月十三日

苦雨

茶館老王懶得不開門；
小周躲在屋簷下等候，
隔了空洋車一排簷溜。
一把傘拖來了一個老人——
「早啊，今天還想賣燒餅？」
「賣不了什麼也不得走走。」

九月十三日

朋友和傘

可記得夏天完了的那天，
我避雨避到你底屋子裏，
呆看玻璃窗變成了淚眼。

我像看見了家鄉底烟景，
這時父親在翻閱舊歷書，
母親在愁對滿天的暗雲。

如果我覺得難受，不吃飯，
想出門，姐姐一定要怪我：
哪兒去？怎麼不帶一把傘！

當時你問我為什麼落淚，
我祇說身上有些不舒服，
雖然真有些，原祇是推諉。

你便沉默了，雖然不全信；
我知道你那時還祇想到：
傻孩子，秋天一到又傷心！

你想我怎麼好對你細說？
你也在異鄉，又沒了爸媽，
剩一個妹妹也已經凋落。

怕大家難受，祇好不言語，
古城像爲了我們也沉默，
去吧，我暗想獨自去冒雨。

一把傘！你却撐了一把傘，
送我走到了清冷的長街，
哪兒去，哪兒去也不曾管！

現在你遠了。雨又在幽咽。
想起那天，我不再怕西風，
愁我們像浮萍，傘像荷葉。

八月末日

朋友和烟捲

你抽吧，
再來一支。
我還想得起
你從前
說是
「白金龍」
淡
而有味，
我問是

上口像不像回憶。

真慚愧，

剛才你說我

不見了三年

至少老了六年，

可是我

還沒有學會抽烟，

正如我

還沒有學會吹簫，

雖然總是愛聽

它在隔院

午夜裏嗚咽，

近
又迢遙，
叫旅人悵念山高。
像簫聲
是我們底面前
這一捲
又一捲的
輕輕
又懶懶的青烟。
你抽吧，
再來一支。
我不愛咖啡，

清茶

我再要一杯。

夕陽

在窗口

照到烟上了，

染上了夢底色彩；

想不想

仍然做兩個孩子

坐在誰家

門檻上

看一隻白鷺

沒入隔水的淡霞？

你抽吧，
再來一支。
謝你
爲我從南天
帶來了
一縷故鄉底炊烟。

九月七日

西長安街

長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枯樹底，樹下走着的老人底
和老人撐着的手杖底影子，
都在牆上，晚照裏的紅牆上，
紅牆也很長，牆外的藍天，
北方的藍天也很長，很長。
啊！老人，這道兒你一定
覺得是長的，這冬天的日子
也覺得長吧？是的，我相信。

看，我也走近來了，真不妨一路談談話兒，談談話兒呢。

可是我們却一聲不響，

祇是跟着各人底影子

走着，走着：

走了多少年了，

這些影子，這些長影子？

前進又前進，又前進又前進，

到了曠野上，開出長城去嗎？

彷彿有馬號，是一大隊騎兵

在前進，面對着一大輪朝陽，

朝陽是每個人底紅臉，馬蹄

揚起了金塵，十丈高，二十丈——
什麼也沒有，我依然在街邊，
也不見舊日的老人，兩三個
黃衣兵站在一個大門前，
（這是司令部？當年的什麼府？）
他們像墓碑直立在那裏，
不作聲，不談話，還思念鄉土，
東北天底下的鄉土？一定的！
可是這時候想也是徒然，
縱然想起這時候敵人底
幾匹戰馬到家園底井旁
去喝水了，這時候一羣家雞

到高梁田裏去徬徨了，也想哪兒是暫時的住家呢——拍拍！什麼？槍聲！打哪兒來的？土槍聲！自家底！不怕，不怕！……可是蟋蟀聲早已浸透了青紗帳，青紗帳早已褪色了！你想嗎，一點用處也沒有了！明天再想吧，這時候只好不作聲，不談話。低下頭來吧。看汽車掠過長街底柏油道，多「摩登」多舒服！儘管威風可哪兒比得上從前的大旗

紅日下展出滿臉的笑容！
如果不相信，可以問前頭
那三座大紅門，如今悵望着
秋陽了。

啊！夕陽下我有一
個好朋友，他是在一所
更古老的城裏，這時候怎樣了？
說不定從一條荒街上走過
伴着斜斜的淡淡的長影子？
告訴我你新到長安的印象吧，
（我身邊彷彿有你底影子）
朋友，我們不要學老人，

談談話兒吧……

九月十一日續二年前舊作

路過居

路過居在什麼地方
你們問也不容易問到，
路過的很多，
却不大人留心到
門上
一塊滿面雲霧的木匾，
雖然它一定看過
幾代人走過了。

大家只知道
一條並不大
也並不荒涼的街上
有一家小茶館：

一所小屋四個洞，
長的一個像嘴，
常常吸進拭汗水的，
吐出伸懶腰的；
方的三個像眼睛，
常常露出幾個半身。

店主是誰
也不容易看出來，
裏頭的漢子
打扮
差不多全是一樣，
衣服
也差不多全是一樣
穿的藍粗布，
到夏天
誰也赤膊；
而且有時候要水
這個去

那個也去
自動拿開壺。

他們平常是喝茶，
一邊談話；
有時候談得
伸出大拳頭錘桌子；
有時候大笑
直笑得坐也坐不穩了，
叫板凳也跳了，
一碗茶潑倒了，
潑到了誰底脚上了，

那末罵，那末打，
打過了又哈哈地笑了；
有時候有人拉胡琴，
幾個人圍着他，要他唱，
他要唱又不唱了。

有時候也冷清清，
也許有一個年老的
抽旱烟，
噴出一口烟
又哼出一聲長嘆，
窗前

有一張「自話實事報」
被一陣怪風趕去了
追一片黃葉。

到黃昏，
這兒也用電燈，
但祇有一盞
而且很暗，
初看總以爲
是仍然用油燈，
不過比別家小舖子
點得久。

在晚上
十一點光景
有時候還可以聽到
有人在這兒
唱京調——
獨自從市場回來的，
來得正好，你聽：
「一馬離了
西涼界……」

九月十三日

幾個人

叫賣的喊一聲「冰糖胡蘆」
吃了一口灰像滿不在乎；
提鳥籠的望着天上的白鴿，
自在的脚步踩過了沙河，
當一個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賣蘿蔔的空揮着磨亮的小刀，
一擔紅蘿蔔在夕陽裏傻笑，
當一個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子癡看着自己底長影子，

當一個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飯嘆氣，
有些人半夜裏聽別人底夢話，
有些人白髮上戴一朵紅花，
像雪野底邊緣上托一輪落日……

十月十日

登城

朋友和我穿過了蘆葦，
走上了長滿亂草的城台。
守台的老兵和朋友攀談：
「又是秋景了，蘆葦黃了……」
大家凝望着田野和遠山。
正合朋友底意思，他不願
揭開老兵懷裏的長歷史，
我對着淡淡的斜陽，也不願
指點遠處朋友底方向，

祇說，「我真想到外邊去呢！」
雖然我自己也全然不知道
上哪兒去好，如果朋友
問我說，「你要上哪兒去呢？」
當我們低下頭來看台底下
走過了一個騎驢的鄉下人。

十月十五日

一塊破船片

潮來了，浪花捧給她
一塊破船片。

不說話，
她又在崖石上坐定，
讓夕陽把她底髮影
描上破船片。

她許久
才又望大海底盡頭，
不見了剛才的白帆。

潮退了，她只好送還
破船片

給大海漂去。

十月八日

牆頭草

五點鐘貼一角夕陽，
六點鐘挂半輪燈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過在做做夢，看看牆，
牆頭草長了又黃了。

十月十九日

白石上

去吧，到廢園去，
找一方白石，
不管從前作什麼用的，
坐坐吧，坐下來
送夕陽下山，
一邊聽曉舌的白楊
告訴你舊事。

它也許告訴你

說從前有個人兒，
近黃昏，尤其在秋天，
常到這裡來

倚在闌干上

（你身旁從前有闌干）
對夕陽低泣，
掩着兩朵萎黃的紅玫瑰；

說不久她埋到這裏了，
可是若叫它指點給你看
是哪一抔黃土呢，
恕它老眼昏花了，

而且衰草已經藏去了
遊人探訪的足跡，
像遲暮的女子藏去了
繡花的腰帶。

它也許還要說，
如果這方白石
早就躺在這裏了，
你也許認得出
她底淚痕呢。

你細看白石，

祇見長滿了青苔，
彷彿半夜裏
被秋風驚醒了
起來
用顫抖的手兒
揉揉酸溜溜的倦眼
在搖搖的燭影裏
從箱子底深處
檢起來
多少年不忍想起的
一方素帽，
祇見濺滿了霉斑，

沒有什麼。

你撫摩它，

白石涼極了，

令你想起

從燈紅酒綠中

飄出來的醉臉

不知在哪一條荒街上

淋到了冷雨。

不是雨，是風

起來了，可是很輕，

祇能比嘆息，
你不妨再坐一會兒
在白石上，
聽淺湖底蘆葦
（也白頭了）
告訴你舊事
（近事吧）
一邊看遠山
漸漸地溶進黃昏去……

九月八日

大 車

拖着一大車夕陽底黃金，
騾子搖擺着踉蹌的脚步，
穿過無邊的疏落的荒林，
無聲地揚起一大陣黃土，

叫坐在遠處的閒人夢想

古代傳下來的神話裏的英雄
騰雲駕霧去不可知的遠方——
古木間湧出了浩歎的長風！

十月十九日

三 秋 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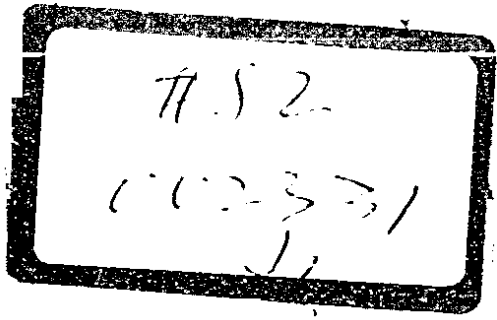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出版

著 者 卞 之 琳

發 行 者 沈 從 文

總代售處 新 月 書 店

實價五角五分



7.52

112-331

11